



近
品
集
十

書

^ 16
2395
10

近
品
集
十



2395
16-10

近齋集卷之十九目錄

書

答平叔

近齋集

近齋集

卷十九

目錄

一

近齋集卷之十九目錄

近齋集卷之十九

書

答平叔

山中不記曆日忽見豆粥至始知爲一陽節而披手
字如得新年消息喜慰難勝吾方讀典謨而留意於
成誦則反有所係着不如閒漫無定課之爲意味淵
永矣天時剝復相乘工夫亦可濯舊而來新耶深冀
閉關靜讀以收存養之效也

答平叔

數日寒甚侍讀何似吾閉戶誦詩意趣自佳益覺向



來奔走之爲妄計也自入此山世事都忘而惟是辟穀無術每貽貧家輸糧之費口腹累人還可笑也不具

與平叔

夜來待况何似冬日過暖令人神氣不清山北猶如此乖常甚矣良可憂歎此中滿室書聲耳幾穿矣連夜燈光眼欲病矣不知吾輩何所求而乃自刻苦至此還可笑也

答平叔

君病尙未完能堪行役否疾病固有无妄而脚疾亦

非少年所宜有今乃久苦如此得非或忽於所慎之訓也耶毋患世路着足之難惟思聖門立脚之高則將見志氣清明筋骸堅固百疾亦無自而作矣步履之不安又何憂哉勉之無怠吾眠食粗宜所居不煩擾宜若專精文業而却不能然是知靜鬧外境也勤怠內志也爲學之方在內而不在外矣惟恨其志之不立耳然若使吾弟不離書室日讀書於吾前日出奇文好詩以諷誦之吾亦有以發其思矣必不至一月廢學文也然則其所懶惰亦由孤寂太甚耳豈不益可歎也觀湖亭四八夕嘗一登臨而其後不復登

北齊集 卷十九
矣亭下綠陰雖可愛書室庭前海棠花方盛開爛漫
正好坐觀何必日往于亭也

答平叔

吾行取道廣川歷嘉會家嘉會不在追至茅島時山
樓金丈方來留叔姪夕飯後出步岸上望見吾來頗
喜其不期相遇以爲湖海間奇事也遂秉燭夜談翌
朝登寒松巖徘徊良久日午與嘉會並馬往水營直
向永保亭亭在海上縹緲如神仙居登覽湖山之勝
物色清絕果愜所聞半日逍遙令人不欲捨去也明
朝乘舟入寒山寺登黃鶴樓自永亭至此只隔浦耳

所眺波光同是一水也而面勢已別景致各殊移坐
輒有新興到處每思平叔及汝成恨不與俱屢以語
嘉會而嘉會亦云已而舟人告潮落不可久留遂復
上船旣出浦呼馬行五里與嘉會分路是日行八十
里宿人候院翌日歸衙中乃昨日也往還凡五日庭
候安寧可幸可幸永亭之遊三年思想今始償其願
然欲有詩則翠軒後着不得一語欲無詩則亦覺悵
然只以二詩了當而終非其真面不得不讓與此老
長爲永保亭主人耳平生最得意遊平生最失意詩
豈不可恨也

與平叔

頃示以工夫無寸進爲恨又以讀書不得要法爲憂抑未知所謂無寸進者文辭乎學問乎文辭固不足道而學問則歲月如流不肯待人誠可懼也然學問之道亦不可用意急迫計較安排以生助長之病惟當先求放心畧畧收拾旋旋持養以立其根本凡於日用之間隨事理會隨事省察去其非者從其是者而已旣勿拘束亦勿悠泛不舍其積累之工則不知不覺之中自當有長進之效矣古人所謂厥德修罔覺者正謂此也至於讀書要法大凡讀書虛心靜慮

熟讀而精思之而已此外更無別法今君所讀者論語而論語讀法先儒蓋詳言之矣程子曰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又曰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朱子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由是數說者則何患乎不得其要哉吾先祖文康公之言曰人言讀孟子則能文吾意論語最切每月必讀過一遍此後學所當遵法也大抵聖人千言萬語不過曰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非

禮勿視聽言動而已是皆切於學者之日用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正要於此真實體認真實踐履循序以進於大道之域如此方是成就學問如此方是讀論語人不然而徒欲畧解其文義粗誦其註說而爲之學則是口耳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因來示及輒爲言之試取而覽領焉

答平叔

所引曾點事豈以我過於拘束而欲使之舒暢於山水之間耶曾點之言志雖高而亦不過樂其日用之常則蓋見夫天理流行隨處充滿也夫子所以與之

者以此若能深會此意則雖非舞雩之遊而閉戶觀書此心自可以樂矣雖無冠童之伴而寂然獨坐此心亦可以樂矣何必浴沂而後樂哉點也之樂卽自然而樂而無所安排者耳今若曰曾點如此吾亦欲如此則此心先已爲曾點所縛矣又焉有從容自得之樂哉人之慕點者不能如點也之見得道體只喜流連光景放浪山水其所取樂適足爲偷閒之歸而終非自然之真樂矣程子之訪花隨柳朱子之微吟緩節定不如是也必先從事於致知涵養之實而後有以見天理之流行致知旣精涵養旣熟則曾次灑

落氣象雍容自然與天機相會矣非中無存主而然也如點也天資高故不待用功而知之若曾子之質魯由三省而聞一貫學豈可凌躡而爲哉且夫點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掩學會點則無實地可據不如學會子之爲確也程朱二先生皆有與點之意而點也爲狂簡程朱爲亞聖者何也知行有偏全故也程朱之志同於會點程朱之學同於曾子體用俱備故卒成大道若今日浴沂明日浴沂則更做甚事耶鳶魚活潑潑地卽中和之氣象而點也庶幾矣然無戒慎恐懼之工則不能致中和無三千三百之文則不

能至於洋洋發育峻極于天此點也所以能見聖人之意而不能爲聖人之事者也然則舍瑟之對亦特眼目高耳至其臨尸而歌却有老莊意思彼幸而出於夫子之時得見裁於夫子不淪於老莊之道而不然則殆矣故吾嘗以爲學會點一蹉則老莊下此則所謂偷閒者而已可不懼哉然君旣以戰兢對言活潑則亦非昧乎此者特欲少緩吾之拘束耳戰兢以持之活潑以養之此正勿忘勿助底節度而吾之學顧未易及此初學例不免拘束久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樂吾方點檢收拾之不暇不知此心何時而可樂

也然循是不輟日積月累則或於斯道上面終有所見耶幸平叔勿遽責以不能舒泰稍俟吾學業少進之日可也

別紙

或人說終覺未安其曰顏子無書人當言顏子之所不言者是文詞習氣非知道之論也夫聖賢之著書立言爲道之不明也如使斯道明則無事於言矣聖賢之著書蓋不得已也顏子豈必欲言之哉孔夫子嘗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使顏子得享年壽則將不日而化當如夫子之欲無言

矣然夫子雖欲無言而卒不得無言則是不得已也使顏子不得已而有言亦不過發明夫子之餘意而已此則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已言也會子子思孟子之所已言即顏子之所欲言也因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已言而求顏子之所欲言則顏子胷中之書即此而在其成書有無不必論也顏子雖無成書其喟然之歎實見爲學之次序則亦未嘗不言矣特未之詳言耳至曾思孟始詳言之中庸之擇善固執即顏子之得一善服膺而勿失也大學之格致誠正即顏子之博文約禮也鄒經之過人欲存天理即顏子之克

已復禮也雖顏子欲言而言之豈外於是哉夫道一而已前聖後聖本無不同千言萬語只是一律如以爲曾思孟所言之外別有顏子之所欲言者則是以道爲二也其可乎顏子天資明睿默識心通故其言辭之見於論語者亦至少矣則其意未必欲著書也誠使顏子欲著書早卒未及爲而後之君子當追成之必先於非禮勿視聽言動無伐善無施勞以多問寡以能問不能犯而不校不遠而復三月不違仁處用工然後積中發於外有德必有言方可爲顏子之言矣今不務此而乃欲爲顏子之言則吾知其必不

能也夫小學之書闕而朱子輯之格致之章亡而朱子補之無朱子之學而欲補聖賢之書難矣夫言出於心心不如顏子而言可爲顏子乎衆人之心氣拘慾蔽不與聖人之心相似欲得聖人之心必於經傳上認取反求諸吾心操存省察擴充涵養而後始可傳聖賢心法始可爲聖賢言語非上智之資而自然合於聖賢之心者未之有也余故曰欲爲顏子之言當傳顏子之心欲傳顏子之心當爲顏子之學顏子之學卽上所云博約四勿等事也或人吾雖不曾相識竊聞其言論風采實有大過人者未知其於此事

上果能用力否如或未然而徑欲著書以爲顏子之言則恐其所謂顏子之言非真顏子之言也大抵文章家每以六經已備架疊是嫌故必欲爲神奇高妙之說以夸耀之又欲重其文也則羣聖賢中獨顏子無書故因此而憑藉假託以號於衆曰是顏子欲言而吾言之耳此其操術已不好其亦終歸於虛空恍惚而自墮於外道也此誠深可憂者非敢謂某人如此而亦安知不駸駸然入於此乎然彼旣以顏子爲說則亦知文章之當本於道言語之當法乎聖矣爲朋友者當以博文約禮克己求仁之道而告之使之

抑心從事於聖賢之書以進之於大道之域而誰有能任之者乎曾不與相識而輒先妄議其立論之差非徒爲義理之公不可不辨蓋亦愛其人也君爲我告彼曰真能爲顏子之言者其言不如此也

與平叔

沮溺事今且講論沮溺固亦賢者而但不識聖人大中至正之道故吾儒譏之然至黃勉齋有正當扶起之論則沮溺之輩似亦未可一切攻斥也吾嘗於晨門荷蕢接輿沮溺荷蓀輩爲人蓋疑之而未斷也何者聖人無不可爲之時故雖亂世猶轍環天下思所

以揀之而賢人則量能度分知世之不可爲而隱焉
彼六人者如果出於此則是賢人之事雖不知聖人
而亦何可遽斥之爲名教外人乎六人之事他無可
考只以載於論語者觀之荷蕢之言淺深揭厲似得
乎治則進亂則退之義接輿之言鳳兮德衰似得乎
翔千仞覽德輝之意晨門之言知其不可爲而爲之
者若曰可爲則爲之沮溺之言誰與易之者若曰可
易則易之是皆邦無道而隱者而荷蓀乃其一類則
使此人遇有道之世其將出而仕乎抑其言雖如此
其實未必真知隱現出處之義雖遇治世亦將如巢

許之爲乎不然則特以所遇時亂耳未可深非也而
何以有亂倫之目也或曰其人雖賢而不知聖人妄
加譏議故子路之勇以其譏其師而嚴斥之此恐未
然若使子路有此意則初何以拱而立乎且章句曰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夫子使子路反見之時必授
以告君臣大義之意則是夫子之意非子路之意也
子路豈專以譏其師而怒而斥之如此哉然旣曰述
夫子之意而不曰述夫子之言則子路只聞君臣之
義不可廢之意於夫子而及其自爲說也又以潔身
亂倫斥丈人此子路之過於勇處其言大槩述夫子

之意而傳告之際容有未盡如夫子之言者乎以夫子之所嘗論此等人者求之曰果哉曰鳥獸不可同羣辭不迫切未嘗直斥以亂倫也若以濁世之隱者便指爲亂倫則亂倫之目免者鮮矣無乃六人中亦有優劣晨門荷蕢接輿沮溺雖不知聖人無不可之時亦能畧知治亂隱現之義者而至於荷蓀無荷蕢揭厲之語接輿喻鳳之言而以五穀不分譏子路則其辭尤倨此真巢許之徒全不識治亂隱現之義者故於彼五人無亂倫之斥而獨於荷蓀以亂倫斥之也耶因竊復思之六人者不必如此分優劣觀其辭

氣雖有恭傲之不同其偏於獨善之意則只是同耳而均之未免爲亂倫也荷蕢之揭厲接輿之喻鳳特其言如此而未必真知隱現之義者使遇治世未必不爲巢許之清也何者只知有身而不知有天下國家但知自守而不知有君臣之義則斯豈不爲潔身而亂倫者乎若夫賢人之量能度分知世之不可爲而隱者則異於是也雖在於畎畝草茅之中而其惻怛憂世之心則未嘗忘也彼六人者絕物逃世於天下之事漠然相忘非所謂隱居而求志者此其爲果哉而終歸於亂倫也宜子路之以亂倫而斥之也然

則黃勉齋之欲扶起此輩者何也是抑揚之道也亂倫則可斥而潔身則可取耳其亂倫由於潔身而曰潔身則可取者何也夫聖人之行不同而歸潔其身而已則潔身初何嘗不好哉彼特其潔身之過而以至於此耳潔身非病過處爲病且所謂亂倫者極論之之辭而亦非謂荷蓀輩便是亂倫潔身之操固可尙而此意偏重則其流弊將至於亂倫耳故子路之斥之也其中實兼歎惜之意以此觀之荷蓀之輩亦知其非常人矣此正中庸所謂賢者過之之類而其介潔特立之行猶有可取者矣故朱夫子於接輿旣

斥其行怪於晨門又稱以賢人此真抑揚權度若徒抑之而不知所以揚之則是以伯夷柳下惠之隘與不恭而遂疑夷惠非百世之師也其可乎荷蓀之輩律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爲無病而清風高節足令人起敬則其視世之決性命饜富貴者果何如也此黃勉齋所以有正當扶起之論也然吾嘗謂此言是一時揀世之言非萬世立教之論蓋恐近於矯枉過正耳若一向崇獎沮溺去則亦安知其弊不流而爲楊朱之無君乎然則或抑或揚當隨時不同固不可一槩論而但世衰道微利慾日熾潔身者少污身

近齋集 卷十九
者多則後世之扶沮溺不得不然耳頃書以爲在上者固宜斥之之不暇賢邪扶抑之道宜無上下之不同而乃以爲在上者當斥之此殊可疑若以爲人皆沮溺不爲已用則無與爲治之意則是亦私也然則勉齋扶起之論只可言於在下者而不可言於在上者乎人君作用亦有時乎崇獎隱逸以抑躁競漢光武之禮待嚴光養得後來名節至於九鼎之重終賴一絲之力則其關於治教者亦不少矣未知如何

答平叔

浩然章讀過百數十遍上口則熟而微奧處終難曉

解此是思索未精之致悶歎奈何此中有村學生來問孟子而無以善剖析應之教然後知困者正謂是也亦覺可愧來示有書課未進之歎年年如此將濟甚事須用真實刻苦四字方有成就何不勉之也泮選入侍雖非古事而此等處不得不從時也但近日士習紛拏其中端靜者混而無辨誠爲可恥然吾心自與彼不同則亦何傷乎漢湖疏本奉覽語默自有其時豈可日後時乎今人不深究義理惟以私意揣度輕加議論良可歎也

與平叔

吾閒居一室謝絕外事有見成飯喫只終日寓目於古紙上而已此固自家本分而但念程夫子所云靜坐讀書易應天下事難之語却恐此身規模之局小也問君近日用工如何泮庠得失不必問而此事若已了則當專意於讀書有如應接外客客既去而閉門伊吾也豈終至於大相妨奪哉惟當努力向前潛心研究勗哉勗哉

答平叔

浩然章僅讀二百遍而止尤翁嘗讀此五六百遍猶曰未能窺闖吾輩欲小讀而求之豈非妄哉吾輩既

未到六經如誦已言地位則不能隨所問而應之且無朋友可與談經者欲與君同讀一書共相討論庶幾有益此吾近日意思也然而書雖一書身各千里則此意又乖矣惟當尺紙往復以析其疑而書來未見有以一二所得相示豈不悁鬱吾欲先自發問以開講評之路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暴字無明釋訓詁會看以爲何義以離婁篇自暴者註暴猶害也之義例之則無暴卽無害而但於以直養下則曰無害於持志下則曰無暴以此觀之暴與害似各不同暴字只是粗暴暴厲之暴耶其爲氣也配義與道不曰配

道與義而曰配義與道者何也道卽體義卽用而今乃先用而後體者果何義歟勿正勿助長勿正亦心也而獨於勿忘勿助言心者何歟古之人蓋有以心字屬於上句而讀之者朱夫子嘗以爲亦通而定論則終取趙氏程子之意無乃以心字之屬於上句文勢有不順而然耶抑有他意義耶凡此數者不過文義之間而吾猶未能通曉則况係微奧處其何能透徹得去耶然程先生云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能見其意者也然則初學之人於文義當先思索其可泛看乎哉試取此

數條精究而解之亦與仲則論難以示如何

與平叔

聞七萬有加髡一點之意禁之也御婢僕亦齊家一事不可放忽當禁之事若慮其逃走而不禁則是計利害也非義理也若不禁之又縱之則自此廊底風俗不美非栗翁逐去淫者之意也如何如何汝成書見之閒辭漫語終是文人習氣可歎作長書以答語多不遜不知自家能虛受否也然忠告之義不可不如此耳

別紙

前書見問治心之方而便凌遽不能詳告可鬱吾亦積患心弱苦無定力粗嘗窺聖賢書得治心要訣而不善用工以故讀書多年尚無存養之功此如病者得良醫妙方而不肯頓服何以責效然則今雖有妙方持出說與君君亦不肯服則奈何然第當言之夫治心之方不一其說昏昧則喚醒放縱則收斂紛擾則整齊虛弱則完養要皆不出乎敬而已然敬之道不可硬加把捉反生拘束之病故朱子之言曰平平存在畧畧提撕此治心最妙之法也夫心之易動者皆牽於欲也然非聖人則何以全無欲故讀書窮理

常不間斷則自然義理重而物欲輕矣天下何思何慮而義精仁熟之前何以無思慮故當思則思不容苦苦排抑胷中正好無一事而日用人事安可絕乎故當爲之事則誠心做去不宜厭惡惟當常自照管提掇此心不與物俱往是學者持養工夫故平平存在畧畧提撕爲治心最妙之法平平字畧畧字雖似緩歇而實則緊切平平久之畧畧久之以至於熟則自有無限好事矣見示若將有大事到頭我將何以應之云云尤是可憂底症候君之近來所應接不過家間細務而已夫豈有難處之大事乎其心如此

者便是非辟之心也此無他有一箇期待之心使之然也於小事期待則大事若將至矣於可欲之事期待則可厭之事若將至矣此非期待之心使然乎譬如應接人客客未至而等待甚苦則空中風葉皆人之履聲主人不亦勞乎故善應客者客來則迎而語客不來則勿等待善應事者事至則據理處置事未至則勿期待此孟子勿正之意也嚮所謂平平存在畧畧提撕者卽孟子勿忘勿助長之意也存在提撕則勿忘矣平平畧畧則勿助矣此外恐無別法必去其期待之心而用勿忘勿助底節度可也今若曰雖

欲勿期待不可得也則吾亦無如之何矣心經尙在案否雖方讀孟子亦宜兼看心經讀一書固不可並進他書以妨專一而至如心經卷帙甚少何至大段分工耶孟子一部全是心學所謂良心赤子心求放心存心養心盡心莫非使人無失此心而已若以心經參看而合究則可見其互相發明尤當有所益矣

與平叔

長日無事昏眠可悶時取孟子第六卷作聲伊吾睡魔頓去朽木之責於是乎免且此書理明意暢方夏讀之尤令胸中爽然所謂却暑之方鄒經與朱文何

異哉君歸灑掃室堂整頓書冊能有所事否須知惜此光陰也

答平叔

來時不雨去時亦不雨此非甚異蓋人有安排布置底意則造化必多方而魔戲之矣若能脫灑無拘攣則事乃自然順利矣君之今行來去飄然不少礙滯故道路平順無阻物理誠有如此者此後欲來亦須擺脫萬事惟信一鞭可也北樓觀漲何謂不愜冷淡熱鬧無往而不自得方是真能遊者也昨午或人來過出示君詩惟評之以一好字矣今見汝成書稱以

菀有可觀得非誇耀之過而眩人之目耶好笑兄弟十日團聚於官舍之中蓋四五年來初有也是甚欣幸別時不欲惹愁以犯不知足之戒而別後還復黯黯勞思人情真無窮矣然君詩在案宛然鶴山酬唱錄也時時披玩亦足以忘離別耳

答平叔

鄒經時時看讀而吾亦病暑今日四次泄矣昏困憊倦恐不能刻意趨課却暑之方不善服而然耶聞做純六此亦猶賢乎已而伯夷傳云云頗有汝成意思與其以此而爲六和湯曷若以一部經書爲壽民丹

乎新舍已定云鄉居固亦有意洞僻何妨聞其名則
三清已非俗界觀其圖則茅亭蓮池正愜幽趣吾欲
以此爲城市山林耳

答平叔

聞天與來共筆硯慰寂當不少也舉業雖小亦學問
中一事當與同居者威儀相攝毋事戲謔惟商確文
字考解則必精究其旨歸構辭則又必以理勝爲主
毋爲徒華無實之語如何如何

答平叔

去月念七日書見之一味誘進乃淵翁初年語耳在

老病之人則可在少健之人則不可何可不老不病
而公然棄日用之常茶乎所謂一味口雖好喫其胃
則必大傷矣正宜慎之也若果偶因病時厭食姑以
他物接其口味而終復其飲食之正則誠亦幸矣而
此非淵翁力量則恐未易然也夫味之厚者莫如太
牢而人或有所忌四足終身不食者豈不大可慮願君
勿棄芻豢而日進之可也

答平叔

去月僅訖鄒經比日又觀曾傳而真味實效尙未覺
其有焉此乃學而不思之害豈非可懼耶君近來復

就鉛槧否朝思經義晝治舉業卽先儒之言雖方做
功令時亦當不忘經義如何如何大兒書見之猶子
之稱先輩集中固多用而吾竊以爲未安蓋猶子二
字本是孔夫子視顏淵之語而後之人以爲視兄弟
之子猶已之子遂稱兄弟之子爲猶子然此乃文字
也實非兄弟之子之本稱不如直稱以從子之爲當
嘗見朱夫子書已以稱猶子爲非雖不記其本文而
大意如此矣此後有書使之勿稱猶子而稱從子可
也

與平叔

初六朝往拜溪室金丈其夕投宿麻谷寺翌日遊內
山五庵復還麻谷留宿今朝始下山歸路又過金丈
家午後還衙此行本爲見賢人而因成山中勝遊所
得可謂多矣金丈之固窮守道已令人欽歎而畧有
叩質益可驗其造詣之精深欣慕不能忘也麻谷樓
觀宏麗固是大刹而外山無甚奇內山往往有可觀
處竦身絕頂俯視諸山眼界漸欲高胷次漸欲闊此
是遊山最可喜者他不足盡聞也南來所欲必遊者
每在於鷄龍山甲寺白馬臯蘭而此則姑未往麻谷
特以去溪室十里近故乃先遊焉益知安排者難成

而邂逅者易得也亦可以觀物理故聊并及之耳

答平叔

十月之念承漢湖下答知杖屨已自金山還其再明宿儒城念四到永同拜謁請文欲留待受歸漢翁以宿諾處甚多姑難速成爲教不敢更瀆只留兩日畧有講質而退湖中人士日以全集應接之煩無異漢上文字之難成勢也數十處應副之後始可及於吾家則實不知文成於何日只恨往請之晚也陪坐時漢翁問曰君之弟亦好學乎對曰於渠何可以好學論乎曰余所云特就淺處言之矣曰渠方爲舉業家

間每以舉業之外大有事在之意勸勉而渠實病弱不能勤讀經書矣曰勸勉固不可已而亦不專在於勸勉也君弟與君不同云矣曰才敏似勝之矣既有說話故聊及之耳

與平叔

永同之行也歷孔巖書院卽徐孤青所居地其別廟在焉念其出自微賤能通性命之學慨然乎士夫之不學而有激昂自奮之意進向儒城路由鷄龍山下過以非閒行雖不能登覽而望其山勢雄峻奇拔如高人傑士心甚愛之注目良久竊慕仁者樂山之意

過沃川伊山瞻謁重峰書院肅然有景行仰止之意及到永拜見漢翁盎睟風儀使人心醉講學質疑數日從容比漢上往拜時所聞益多誌文受歸之計雖未成而此行所得不少矣但無一詩以紀行近來吟詠之懶可知也

答平叔

鄒經聞方溫繹可見厭心不生可喜但欲選讀此是只學其文者之事如欲窮理不宜如此蓋聖賢書本無優劣昔有人問於楊龜山曰論語中何事爲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孟子亦然有何可擇乎章章句句

無非受用處闕一章則一章之理不明闕一句則一句之理不備大文短小處雖或稍減番數不可全闕如何如何且雖殼鯨浩然章亦不必一時多讀一時多讀則未易遍遍精讀讀較久則旋又茫然不如畧讀而周復之爲好嘗見松巖與人書以一時多讀爲戒近又聞栗翁讀書法一年讀四書三巡巡三遍摠計九遍云此正溫習之妙法栗翁之經傳固已如誦已言雖一讀三遍亦可初學則未可遽及於此然大抵讀書多讀不如屢溫故聊爲君言之耳吾月初讀大學十遍比又讀三十遍姑未了別無所得只益新

疑耳清氣聚而爲心濁氣聚而爲質此是先儒說而不記其爲誰氏語似在於性理大全氣質條或心條不然則亦似在於栗翁別集太極問答與金子張錄中須考出而書其要語以示可也

與平叔

大學更看尤好微奧處雖未能盡識卽其間架齊整線脉分明處已覺有滋味方欲釋而未能也終若有得於此書則中庸雖稍徐讀之何妨也但明德之義向日質於漢翁頗得領會及與溪室丈講論又有未盡同者信乎經義之難於折衷也穀觭章間已讀過

更及於他章否此章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一節最是省察緊要處須詳玩而體驗之可也讀時如有所得示及爲妙

答平叔

禮曰行不旅坐不羣行坐亦不與衆同則其可圈名於逐位列書之下乎雜記曰喪中不與人疏云哀戚中不以財行禮也觀此二條則可以知所處矣

答平叔

語類中紫姑神事云云

中庸或問註上蔡問鬼神明道先生以張亢郡君與

紫姑神事并言之然則紫姑神非朱子時事語類所載者朱子特引其事耳

答平叔

所疑髻花冠不便者何事凡天下事雖合於義者行之習熟則便齟齬不行則不便其便與否亦在行與不行耳尤翁嘗令夫人用花冠送其制於沂川洪公要與諸大家行之夫豈不可而尤翁行之哉至於髻未知先輩誰有行之者而以近來言之退漁金尚書行之雲井溪室兩金處士行之此數君子者豈皆不知其不便而行之乎二三家既已行之無弊豈有便

於彼而不便於我之理乎君如欲行之斷然勿疑可也此二制不便之論似以長服一節而此則燕居用短服祭祀宴會與接尊賓時則用長服長服一具雖貧者猶似可辦何可以此而爲難行乎幸試思之

答平叔

同姓十寸親通內外云云

同姓十寸之通內外例也同五世者爲祖免之親只是服盡而已雖婦人與男子不同於同五世者何可不相見乎曾以此問於嚳丈嚳丈之意亦然且以爲此事不可一槩論惟在其門之厚薄其家之親疎云

矣

答平叔

齊戒三日去祭日計之云云

齊戒三日若并計祭日則祭後罷齊不成全日齊戒矣其可謂之齊戒三日乎

有服之喪成服與致齊日相值云云

祭祀雖重此時服制爲重當成服於喪側不可參祭祀使人攝行而祝文以身有犯染措辭來示得矣南丈之因檢屍廢祭事勢固然蓋齊戒中忌初喪殯歛執事之人不見卽愚伏說而沙溪是之則檢屍與

殯歛執事無異已身固不參與於祭子弟亦見已犯染之身則何以使之攝行耶此所以廢祭者也然必欲行祭則檢屍後不爲還衙別定舍館限祭留住使子弟不出見已而致戒攝行可也

長房當次者貧不能奉祀次房代行云云

長房貧不能奉祀而次房代奉寒岡以爲非如宗支之截然難犯權行未爲不可陶庵以爲越次未安二說不同而陶庵說爲是吾意旣難還奉於宗家又不可仍奉於死者之家則有一道理日後當次者權奉於其房題主則以卽今當次者名旁題攝行祭祀如

是則無越次之嫌而香火得不缺且待卽今當次者身後已仍主之則事頗宛轉而但無先賢所論難以質言若不得已仍奉死者之家則其間諸子孫與日後當次者合力助祭固當矣

聞嚳丈之論以爲當次者之後雖又有當次者還奉宗家亦何不可此論似然

與平叔

外孫於旣歿之外祖父母不當稱外祖考妣只當稱外祖父母蓋考妣之稱惟當稱於正統祖先故也此似嚴正未知近來識禮之家如此行之否也

遂庵先生嘗論外孫奉祀之非仍曰或有告由則稱以外高祖無妨然則不但考字顯字亦不欲用矣

遣奠行於大門外云云

此非但中庭狹窄而然似以時俗路祭之名而致誤

虞祭初獻條主人以下皆哭云云

家禮虞祭初獻無主人以下皆哭之文而備要小註有之蓋錄丘氏儀節也然年前漢翁葬時吾參虞祭三獻只獻者哭餘人不哭先生平日定論不欲從小註故如此行之云矣此一節雖或從小註初獻主人以下皆哭亞終獻則餘人似不當哭蓋禮如初之文

只謂獻者奠酌哭拜之節非謂主人以下哭亦如初獻也忌祭則初獻主人以下皆哭非此時則無以洩哀故也喪祭則出主後與辭神時皆有哭初獻不必哭故也禮之本意如此似無可疑而行之者有參差未可知也

祭祀日用辛云云

朱子曰先甲三日是辛丁與辛皆古人祭祀之日以此觀之用辛有據矣

答平叔

改莎告辭云云常時忌祭每無祝故有此疑耶既無

主人則勿論同姓之親與外孫卽今監視其事役者告之無妨此與主祀有異故也此等事只以事勢論不可以禮文論也人有於外家墳山所在處作宰者遇墓封頽圯修改莎草而適無本宗人來者則不得已自告而行之若依此例則輔慶輩行之何害也謫中人雖不題主而從前旣已主祀則告改莎亦當用某使某之例彼方在遠不知此事則告辭用其名雖似假借然自遠謫之後凡係其仲父祠墓事使子姪族人之居近者代行之則今此改莎修墓事雖遠未及通知其前亦當預知此意然則便是使之也用

某使某之文似無妨此一欵問議於清遠丈如何
改莎時告墓當云維歲月日干支某親某敢昭告于
某親某官府君某封某氏伏以封築不謹歲久頽圮
將加修葺伏惟尊靈勿震勿驚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謹告○祠后土祝當云維歲月日干支某官姓名敢
昭告于土地之神今爲某官姓名某封某氏塚宅崩
頽將加修治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酒果祇薦于
神尚饗○慰安告辭當云維歲月日干支某親某敢
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某封某氏旣封旣莎舊宅維
新伏惟尊靈永世是寧○主人在謫中告辭難用某

使某之例則此墓位從姪當主之而措辭斟酌量變改
似宜維歲月日干支從姪某以從祖兄某遠在謫中
替行修墓之事敢昭告于從叔父某官府君從叔母
某封某氏伏以封築不謹云云如是則用意宛轉矣

答平叔

出嫁女爲昆弟之殤降服一節備要不言似是文不
備處以小功條註中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中
殤之文旁照則出嫁者降服亦當爲一例

童子服制備要按註曰今俗加經非禮也蓋以不冠
則不經也非當室則不杖禮有明文又何可疑

朝夕奠雖一器果貧家誠難繼或設或否亦近無常
人家或有不進新果只改斟酒者如此亦無妨
襲歛奠按圖及文皆只有脯醢至成服後朝奠始兼
設果矣始死奠脯醢因其餘閣而襲歛奠脯醢則似
是新設者矣
祖奠設酒果脯醢蓋用如朝奠之文而朝奠本有脯
醢故也遣奠饌如朝奠有脯云者果可疑然非以朝
奠則無脯也蓋以其下有撤脯納苞之文故別爲立
文表而出之也未知然否
喪在異宮則朝祖之文無所施矣

答平叔

環經用於何時云云

環經用於襲後將觀小歛時頭帛用於憑尸後括髮
時括髮卽小歛後事來示何以謂歛前括髮也豈以
襲後環經時束髻爲括髮耶束髻與括髮異矣頭帛
卽儀禮所謂布總其制見備要小註檢見則可知頭
帛男子婦人皆有之非布巾明矣
首腰經絞帶之文在於設歛床以前云云
來示預設以待歛畢之云得之矣

上衣不倒云云

通雅集 卷十九
上衣貴故不倒下衣賤故倒所謂上衣如團領直領之屬是也

何處見其左衽之義云云

來示衣幅周裹之際必令向左云者似然

亦當有奠如小歛之爲云云

入棺後設奠非入棺奠乃大歛奠何以謂大歛無奠也若用古禮床上大歛則大歛後入棺前設奠似當小歛後拜賓云云

小歛後拜賓古禮也家禮雖闕旣已收入於備要則當行無疑哀有餘而禮不足固可貴而若一向如此

說則初喪哀遑時幾無可行之節文矣襲歛大事實藉諸賓來助之力則不可不拜而謝之於此益見孝子之心也

受服是大節目而無拜禮者終涉可疑云云

成服無拜因朝哭故也旣非行奠又非受弔則拜之何所當耶哭出於哀拜出於敬衰經之服本爲表其哀心則只當哭而受之何必拜而受之乎若以受服是大節目而謂當有拜則凡禮之爲大節目者豈皆有拜乎

今俗大小歛衾皆有絮云云

小歛衾以復大歛衾有絮禮之本意未詳或言綿絮
漬水則輕低小歛衾近於尸體易有所濕濕則頓失
其重用絮無益故只用復大歛衾方有絮未知其果
然否今俗之小歛衾有絮似以厚於近身之意而大
歛衾薄亦無害故或小用絮或只用袂耶未可知也
入棺時辨禭內外云云
前後兩說雖各有所執而愚意則禭以內爲上以外
爲底上者當向尸體底者當向七星板華美與不華
美似不當論若以其外向尸體其內向七星板則是
反易禭之表裏也其可乎

答平叔

父在則爲妻不杖云云

不杖則只是不杖朞不成稱杖朞矣然練祭一節尤
翁猶未決然去之見答具時經書若行練則雖不杖禫而終
是寓三年之義與他服不杖朞不同也

舅主婦喪無論同宮異宮云云

無論同宮異宮父皆主之者尤翁有定論玄石說亦
然而舅主婦喪則題主與祝文皆以子婦書之矣
妻喪期內再娶云云

凡期服期年內尙不得嫁娶况妻喪乎今人多以老

親在嗣續急爲辭葬後卽爲繼娶吾未見其可也時俗所行輒以事勢不顧義理曷嘗有據哉

答平叔

四時墓祭并舉誠難矣宗家旣停正端兩節則從之似當而以三年內故姑欲并舉四節耶以寒食秋夕兩節不能設殷祭故寧四時皆畧設耶度不能永行則自初已之似宜如何

墓祭四時皆單獻而山神無可祭之時則此甚不可非望佑之意也墓祭雖只設酒果脯醢山神祭則自當行之蓋先賢只論墓祭畧設則不祭山神以他節日有殷祭之時故也今不必以此爲拘矣

新山無齋舍若雨雪則無望祭之所且無防濕之具則無以行祭勢將退行於翌日耶曾聞尤翁於累代繼葬之山正朝晷短一日內難以盡舉則以世代次序退行於初二日云他節日亦依此例退行無妨否朱子嘗云宋時仕宦人有正朝朝會之禮無私行墓祭之路故預於十二月內行墓祭云旣有預行之事則追行亦何不可耶

旁祖亦可稱旁親而旁親之稱則又闕及於祖先之遠兄弟矣判敦寧公墓過而下馬似非過也此等處

從厚為宜

妻山往來或有便服時則不可拜墳蓋神道主嚴故也既不行拜禮而只遠望哭之亦涉野哉雖昧然而寧已之為可此等正是以禮抑情處也

某人之叔母葬前先忌單獻而妻祥備禮者得之矣蓋朞服葬前忌祭畧行要訣有其文而祥祭則有變除大節與忌祭不同不可畧行自當備禮矣禮曰將行二祥而遇昆弟喪異宮則殯而後祭以此觀之朞服葬前行二祥之祭復何疑乎

近齋集卷之十九

近齋集卷之二十目錄

書

答平叔

與從子宗輔

答從子宗慶

與子宗輿

近齋集卷之二十目錄

近齋集卷之二十

書

答平叔書經問目

舜典註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云云

律呂新書註孟康曰律孔徑三分以此觀之舜典註所謂皆徑三分云者即指管之孔也不言空而言管者上文言十二律而不言管故此處言管以見律之為管不言孔似是省文

空圍九分云者空非孔也即管之截斷之頭空虛之穴耶

空是孔之中以孔之圓故曰圍蓋孔之中廣三分故謂之徑三分孔之周圍處三倍其徑而爲九分故謂之圍九分先儒以此爲應乎天數徑一圍三云矣容子穀秬黍中者子穀秬黍乃是秬黍之去皮成米者耶所謂中者卽黍米之不大不小者耶一書有解子穀處曰穀之實去其皮者蓋是實穀而非必米也凡雜穀有外皮又有中皮矣

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卒乃復似是事畢還都之謂而註說如此然則東巡之後又卽折轉而南巡南巡之後又卽折轉而西巡一歲之內無還都之時耶侯邦之道里絕遠嶽狩之事禮煩多自一方至一方之間自然費四朔之久耶

卒乃復朱子已云非謂復歸京師則不可以還都看一年遍巡四嶽則歲終方得還都自一方至一方之間亦當費四朔矣然此特大綱言之亦有一方境上會諸侯之法

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此文勢以文祖爲自藝祖而出成說又以藝祖爲自文祖而出亦自成說何以看之爲可耶

近齋集 卷二十一
藝祖自文祖而出觀所字則可知此與秦康公我之
自出文勢不同

冀州厥土惟白壤註草人糞壤之法云云

糞壤用麋鹿牛羊卽用麋鹿牛羊之糞非以麋鹿牛
羊服載也誤解以服載故所論枉費辭矣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是導山之文而謂
之入于海有若水入者何也

入者水之入也導山亦是導水蓋洪水懷山山上有
水故導山谷之水入于海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註此五行以成質者觀之耶兼

理與氣觀之耶註所謂輕忽不敬四字作侮字之
訓詁連於暴殄天物而讀之耶作怠字之訓詁連
於威侮五行而讀之耶

旣曰天物則以成質者言而兼山以陳氏大猷說爲
詳備未知如何也輕忽不敬卽侮字之訓當連讀於
暴殄天物矣廢棄之廢卽訓怠字也

答平叔大學問目

明德之義未有定論或以爲心或以爲性或以爲
心性統稱或者又以爲明德非心非性不屬理不
屬氣別有一箇虛靈之物於心性理氣之外其言

復恍惚難於摸捉云云

栗谷先生以明德爲合心性而言之漢翁以爲此說極好然猶無主客之分明德當主心看愚嘗欲從之矣或以爲心性統稱猶之可也只以爲性則決不然朱子云虛靈不昧說明德意已足虛靈是心而非性也或者所謂別有一箇虛靈之物於心性理氣之外者不成說話虛靈者何物也卽氣之精爽也氣之精爽爲心故知覺虛靈虛靈故能具衆理應萬事是所謂明德也然則明德非心而何

章句所謂虛靈不昧言明德以見心也補亡章所

謂吾心之全體大用言心以見明德也然則明德之爲心似無可疑而論者之不一何也

不曰明心而曰明明德故論者之言不一以此也章句雖不露出心字而虛靈不昧卽言心也明德之爲心於此可見至於補亡章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只是言知識之無不明也非謂明德之無不明也恐不足以爲明德爲心之證

虛靈盧氏以爲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然則虛爲體靈爲用耶又以爲虛故具衆理靈故應萬事然則虛具爲一體用靈應爲一體用一心上有兩

近齋集 卷二十一
般體用耶

虛靈二字內不可分體用盧氏說栗谷先生嘗非之矣一心上豈有兩般體用乎

朱夫子以定靜安慮得五者謂功效次第非工夫節目然則格致之後不待着工夫而自然有止至善之功歟下文物格而后知至以下八條雖是功效而自有逐節工夫則定靜安慮得亦豈可只謂功效而專不用工夫乎

此一節專言功效次第蓋首節明新止三綱爲工夫此節定靜安慮得五者爲功效界限甚分明不可以工夫混僂看於五者矣物格知至以下八條亦專言功效也言工夫處只言工夫言功效處只言功效豈可以此節之只言功效遂疑格致後不待着工而誠正修齊治平自止於至善歟

欲明明德於天下此明德亦似指我之明德而章句以爲天下之明德何也以我之明德欲明於天下之意看得則何如

章句雖似指天下人之明德而其實使字上帶得己之明德意蓋己之明德明而使天下之人明其明德則是己之明德明於天下矣尤庵農巖皆嘗如此看

來說得之

格至也此至字非來至之至而乃極至之至則其
意已盡於窮至之中而又曰無不到此到字又以
訓至何也至字含兩意而然歟

無不到之到字亦非來到之意卽是至到之意旣曰
窮至又曰無不到只是變至爲到而重疊詳言之非
至字含來與窮兩意而然也

明命卽天命之性以此觀之明德又却似性如何
心中所具者性而性是天之所命則言明德而引天
之明命可見心性之不相離非謂明德是性

湯之盤銘曰云云明德新民自是兩項事則新民
之首又復言自新之工何歟

言新民而先言自新朱子於或問曰此自其本而言
之蓋自新新民其機相關此大學之書血脉貫通處
且此章卽用而舉其體故以自新爲首非謂新民之
中不可忽自新之工而然也

道學自修恂慄威儀明德之止至善也盛德至善
民之不能忘新民之止至善也此兼言自新新民
而上文文王之事只言自新而不及新民何也意
者前王不忘一章本在止於信之下而誤在此章

之後耶

淇澳章言明德之止至善也烈文章言新民之止至善也今就淇澳一章而分之以自修恂慄威儀爲明德之止至善以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爲新民之止至善則誤矣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亦言明德之止至善而以有民字謂之新民之止至善則非傳文本旨若以此句謂已開新民止至善之端如新安陳氏說則可若以此便作新民之止至善則下節烈文章爲疊剩矣恐似不然上文文王之事只是言止至善之大者不可以自新新民爲言前王不忘章本在止

於信之下云云程朱釐正之後又何復有此疑耶

我德旣明化行俗美至於獄訟自無則此實新民之極功而若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則是不過畏憚而不敢爲其爭訟之心未必不在也烏在其新民德之意乎

畏民志之畏字與詩大車章畏子不奔之畏不同只是畏服之意朱子曰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至於無訟可聽民心大服則豈不足以謂新民德乎此與民免而無恥者異矣

憊字饒氏以爲怒之留恐非是若曰留則已有矣

上着有所字不得如何

饒說當棄之

一有之而不能察此一字一箇之一耶一切之一耶欲動情勝則其用之所行宜無不失其正而乃加或字何也

一字非四者之一且作一切之一則太重一只是一或之一欲動情勝之下加或字者非謂欲動情勝而亦有不失其正者此或字直上連四者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看則其意易曉蓋或是反之之辭猶言四者人心之所當有而反失其正矣尤庵嘗論此以

爲承誠意章後工夫漸密故下或字如是看亦好

心不在焉方氏以爲此一節無心之病上一節有心之病有心無心宜皆有救病之藥而敬而直之四字獨言於此者何也且有所之心何心而不在之心何心歟兩心字既無不同則有所與不在同是一病先儒又何以分屬於有心無心耶

方說分兩節爲有心無心者誤矣心不在之病卽有所之病豈曰二病既非二病則亦豈各用其藥有所之心以繫累而言不在之心以放失而言豈有二心傲惰而辟焉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則是傲惰

近齋集 卷一
本非不好底雖聖人亦當有之至其辟焉而後方
爲病痛此常人之情所不免故戒之章句所謂衆
人之意當於辟字上看得胡氏說太沒分別
看得是胡說果誤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兩句當與上
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相照應然而其子則
愛之故不知惡其苗則本非可惡者自其苗方生
時已有不滿之心常常賤惡至於碩大而不自知
此豈非惡而不知其美者耶如是說似可通未知
如何

以不滿之意作惡底意精

一家仁讓一人貪戾先儒謂善惡功效之難易恐
未然觀下文堯舜桀紂事未見其有難易也一言
僨事一人定國亦不當以難易爲言若以爲易故
其幾在於一言則所謂一言興邦者非耶從善從
惡固有難易之別而此處似不可如是看如何
先儒難易之論未見其必然今辨破甚明可喜
不曰慈幼而曰恤孤不曰興慈而曰不倍何也曰
恤孤是幼吾幼以後推及之事老老長長亦以推
及以後事看之如尊高年之例則老長孤三字乃

成一意且與孝與弟之中自有親上死長底意又與不倍成一意以此看得似齊整未知如何大抵孝弟慈三者以自家及國之道統而言之則固無異同而若專主治國而言則其勢不得不詳於慈以見慈幼即所以使衆也是以每於說慈處必劈開一重露出民字意上章如保赤子之如字此章恤孤之恤字皆直言使衆之意而只以子與孤帶得慈字與孝弟相貼說未知如何

二者立文必欲成一意看而齊整故所論多傳會穿鑿恤孤或可以幼吾幼以後推及之事看而老老長長即老吾老長吾長豈可以尊高年看乎與孝與弟中自有親上死長底意云者說得亦侵過界分矣至於說治國故詳於說慈以見使衆之道云者則似或然矣

矩者只取方正均齊之意胡氏方止之說似太巧胡說果傷巧辨之當矣

答平叔詩經問目

關雎章謂以文王所自作者始於何人而見於何書耶今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觀之文王必不爲此等癡語其爲宮中人之詩而非文王之自作無

疑也然則所謂琴瑟鐘鼓寤寐反側皆是宮中人之形容文王之心事而言者歟文王雖聖人此時年纔十餘歲何能思服淑女至於輾轉反側不安其席如此乎未得之而憂則寤寐反側既得之而喜則琴瑟鐘鼓此皆屬宮中之人而謂其所自爲則誠與朱夫子註說相合無可疑而但友之之云合說於夫婦間不可用於自下親上觀此友字又不可謂宮中人之自謂也會見世說謝安家人以關雎謂文王之自作而其說無的據且註言親愛娛樂此四字解琴瑟鐘鼓之義甚分明此則似指

文王其下又曰喜樂尊奉此則又似指宮中之人其喜樂尊奉雖是覆解親愛娛樂之意而喜樂只屬鐘鼓不應琴瑟尊奉則忽爲贅說于何以見尊奉之意耶朱子曰此詩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旣曰妾媵則是太姒妾媵未來之前何知周宮之事而能形容得耶或曰是妾媵通指宮中之人藉如或言而爲宮人之通稱與大註之意相反則一也此是開卷第一義而猶未瞭然恨不早有所商確弟則平日皆以宮人之事知之矣今於友字說不去欲作文王之事

看而亦多窒礙幸賜明教

關雎章文王所自作之說未知始於何人見於何書
吾則未有聞也世之讀者固皆以爲宮中人所作而
惟以琴瑟友之爲夫婦事拘牽於此一語謂之宮人
作詩者形容文王心事而言錯矣詳玩其辭實宮人
之所自言而非形容文王心事也集註之意分明以
寤寐思服輾轉反側琴瑟鐘鼓皆屬之宮人之事寧
容他說乎文王生知之聖年雖纔十歲豈不知得賢
妃而配已爲大有關於國家亦豈不能寤寐思服輾
轉反側而但其琴瑟鐘鼓註尊奉二字大有窒礙非

但自稱君子稱其配爲淑女之近於癡語爲不可也
以此論之來示所謂未得而憂旣得而喜皆屬之宮
中人與朱子集註相合無可疑者誠得之矣然所疑
友字合說於夫婦間而不當用於自下親上云者恐
欠脫灑古人語法與今人不同故用字亦然况友愛
之友自是以弟愛兄之事則何可不施於尊者朋友
之友亦是敬待之間則友字又何不可用於尊敬之
地此則當活看也至於謝安家人以關雎爲文王之
自作世說不過稗雜未知有何考據不足信也大抵
此詩無論自稱君子稱其配爲淑女之不可與夫

寤寐思服琴瑟鐘鼓之當不當只看作宮人之所自言則體面意味皆好蓋姬周盛時宮中之人皆賢媛也欲得淑女而配君子以成內治真是忠於其上者而憂而不傷樂而不淫性情之正發於吟咏豈不美哉此意也詳見於三淵集答兼山俞公書試取而觀之也註中喜樂尊奉四字非覆解親愛娛樂四字親愛則屬琴瑟娛樂則屬鐘鼓而又總而言之曰喜樂尊奉喜樂並指琴瑟鐘鼓尊奉亦並指琴瑟鐘鼓蓋友之樂之者情也奉以樂器者事也喜樂以情言尊奉以事言何謂尊奉爲贅說乎小註朱子說曰看來

是妾媵做外人做不到亦是謂形容文王之心事也無論妾媵之爲從太姒來嫁者與通稱宮中人其與大註相反則一也此是語類未定之說當以集註爲正

思媚卽指太任順愛周姜而或言太任見媚愛於周姜此說恐非

見媚之見字贅剩或說非是

無射亦保嚴氏以爲踐履已熟若如此言則與古之人無斃之義同朱氏以爲人之於我無所厭若如此說則與無斃於人斯之義同何說爲勝耶

朱氏說亦通而嚴氏說似勝蓋以大註觀之未見其
為人不厭已之意且看下文古之人無斃之文一篇
中似當同一義用之也

詢爾仇方詢無註釋文王不知讒已之人故使之
詢訪而伐之耶

詢字似是問罪之謂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註高辛之世妃似是世嫡之
世如伯父之稱世父而孔氏以為高辛後世子孫
之妃故以世言之然稷契非兄弟何以同立於堯
舜之朝耶

孔氏說誤當從史記來示世妃之世如世父之稱者

似得之矣

史記稱姜嫄為帝嚳之元妃世妃之為元妃無疑

公尸來燕來宗宗尊也公尸來而尊主人耶為主
人之所尊耶

宗是公尸為主人之所尊非尊主人也蓋此詩是賓
尸之樂歌所主當在尸矣

君子之馬既閑且馳以此車馬待賢者之意章內
無可見處惟既字上可見蓋曰既則必有以後事
而所謂以後事不用於禮待賢者而用之於何處
乎故曰兩既字含得此意思未知如何

既字與且字相應非謂有以後事章內雖無以車馬待賢者之意可見處此篇自有馮有翼以下皆是用賢者之意則此車馬不用於待賢者之具而何哉隱然含得此意思故朱子釋之以爲其意若曰二字甚好今以既字謂必有以後事則意味反淺且恐傷巧矣

無俾正反與上文無俾正敗文勢同而必以反於正道釋之者何也無使正道反戾不成說耶

敗者從道而言道之喪敗也反者從人而言人之違道也所從而言者自不同若以上下文義例必欲同之則恐泥矣無使正道反戾雖非不成說而終似艱澀矣

則莫我敢葵此我字指何人耶詩人自謂耶指其時小人耶抑指民耶

我字似指民蓋從民而言人不揆我必下我字者怨之之辭

攜無曰益似是於天無所費之意劉氏以爲無費於已所謂已字爲誰耶已亦指天耶

已字似亦指天更按已字終是人臣之稱於天稱之未穩士執以爲此引天之牖民以明上之和下已字

是指在上之人此說似勝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君子指王耶競心如猜心之謂耶

君子是泛稱非指厲王也蓋爭心所以致亂而君子無爭心則必別有爲此禍階之人果是號也蓋微指厲王矣爭者多出於猜競心謂之猜心亦可也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畏忌二字必是我之畏忌而諺解則有若責人者然何也且匪言不能卽我之言也而諺解有若指他尊者而言者然何也

以諺解看來似責人且似指尊者與本註不同甚可

疑諺解固或有誤處而此則亦不可直判作誤豈註中我字非詩人之自我蓋就彼人之不能諫者而言非自己之不能言也耶不可知也

誦言如醉誦之何意耶

誦是反覆之意蓋自嗟歎其言之好而恨其不見聽也

揉此萬邦揉訓治申伯不過一諸侯而何以言治萬邦耶萬邦爲憲則可謂之治萬邦則不可萬字似是南字之訛誤而不敢擅改

南誤爲萬雖似或然而旣經朱夫子照勘則何敢擅

改申伯治南邦之道爲萬邦所取法則便是治萬邦也蓋申伯外爲方伯而內兼大臣耶此則未有所考難以質言

籤論平叔禮記劄疑

檀弓何不正言其非禮而乃爲過禮之免而譏之乎將正人之失而服不當服之服先自陷於失禮豈非不可之甚乎蓋朋友之死他邦而無主者爲之免今仲子舍其適孫而立不當立之庶子則是無主之喪也故檀弓免而弔之以示微意則是乃變禮之正而非過禮之失也耶

免之義以同於無主之喪之意看出甚善疏中非所服而服之之云似泛然不爲哀而爲免蓋有以也

先君子無所失道此指伯魚耶指夫子耶

門人所稱先君子似指伯魚子思所稱先君子似指夫子而上下先君子宜無不同則上先君子亦指夫子喪出母云者即使之喪出母云耶疏以夫子之使伯魚喪出母爲權而凡權者有不得已而後行也夫子之於伯魚有何不得已而使之服出母耶愚謂此事恐可疑

頽乎其順也頽字之義未詳

頽是順之貌崩頽之狀自上至下是有順之意也
聞墓崩宜必卽有問答而夫子不應三然後始乃
泫然而應之何也痛迫抑塞未暇出言而然耶
誠然

命覆醢痛子路之酷禍而不忍食其似其將終身
而不食乎抑一時有所不忍而然耶
終身則似過

瓦棺塋周陶瓦爲棺耶抑以瓦片鱗鋪坎內四周
耶蓋治土爲甄四周於坎其形似槨則如今之四
面築灰者耶自堯之時已有桐棺之制則有虞之

用瓦棺何也

瓦棺似是陶瓦爲棺堯時雖已有桐棺而不甚盛行
至有虞猶用瓦棺

曾子寢疾病時如無卣角而執燭者則曾子之簣
終不可易之耶如使曾子之沒在於未及舉扶之
前則是聖賢終不能得正而斃也曾元不孝之罪
將無所逃爲人子者於此可不惕然知懼乎

如無執燭者一欵朱子答王子合書曰子晦所謂使
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油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也
此數句甚善

近齋集 卷二十一
祥日鼓琴禫而從御則獻子之事過矣伯魚之期而猶哭子路之當除不除夫子皆責以過甚而獨於獻子以加人一等稱美者何也
加人一等美其孝之過人非美其得禮也如伯魚子路亦孝友過人者而不以加人稱之又非之何也過亦有甚不甚獻子之不樂不御未忍遽復常也是過之不甚也伯魚子路之猶哭不除久不變其凶是過之甚者也一稱一非其以是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既祥未久作樂爲歌安在乎踰月其善之義也十日之成笙歌或在於踰月之後耶

以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觀之必在踰月之後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於此不曰禮而只曰難何也抑或以有過於禮也歟

難者以泣血三年爲難乎以未嘗見齒爲難乎是通言之耶此非過禮而非孝之篤至者則鮮能焉故君子以爲難

彈琴而后食之欲食則哀不忍也不食則義所過也於是以和平之音散感傷之情然後食之聖人一飲食之間亦自有處變節度無過不及之差乎

近齋集 卷二十一
余嘗聞密庵金丈言以此事爲聖人處得恰好處更按古者祥祭卜日行之故顏淵祥祭之肉聖人如此處之而若如今人以死日行祥則祥祭之肉是日似不可彈琴而食當待明日而食耶

降婦人而后行禮婦人旣降階又升堂明日又降而始行遣奠之禮一語而語凡三折豈有如此文義意者旣祖而奠徹則隨鞠之婦人亦已登車而遇賓至柩行將反故使之降避而行弔禮也耶降避而行弔禮之說似優於本註

天下其孰能說之只言其不可爲利可也又言天

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無罪則是其心必欲要譽於天下爲日後得國之本終是霸者之言所論甚是

朝夕哭不帷卽孝子欲見其殯之意則後人之倣敬姜而遂無褰帷之節蓋非也然敬姜帷殯意在避嫌而晝哭之事夫子旣以知禮稱焉則此亦知禮之一端雖非古禮婦人之哭夫殯者遵而行之無妨耶

帷殯仍成哭夫之禮無妨

上文言拜稽顙二者俱爲隱之至也又何以曰稽

通雅集 卷二十一
穎隱之甚乎至與甚之義有淺深乎於稽顙固可見其至隱而於拜何以見其至隱乎上文拜稽顙似指有拜之稽顙也下文稽顙似指無拜之單稽顙

至與甚則似有淺深而註說終未妥所論恐得之單稽顙不遑拜禮則尤可見其至痛

葬於北方北首古無某坐某向之法故一切皆北首歟

勿論某方以右爲西以左爲東以面爲南故背爲北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禮君喪大夫次於公館

以終喪敬子之言謂不能行此禮

雖曰無忌憚似不以不能事君爲言以居字觀之所解似是

毋曰我喪也斯沾昭子之意或以子張以昭子顯家當有人來覬視其喪禮故欲遵聖人之所已行者爲之依據得免固陋之譏故昭子之言如此欲使子張勿如是而專主其事有所改異於彼是其人必驕矜自用以效敬子家喪禮爲恥其亦魯三家互爲務勝之意歟子張之不能爭執終正其禮何其弱哉

所論明且正

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有子之不知喪踊之義而必欲去之者何也或以跳躍之形終有可惡者如被髮之類耶

踊是先王之制被髮是夷狄之風自不同

情在於斯其是也夫此說未詳以哀情之在於踊亦如此孺子之號慕終近於直肆益知其可去之意耶孺子之號慕其理有當然始知其不可去之意耶

後說似是以久矣之意觀之始知之意可見

巫先拂柩襲時豈有柩乎以桃茢先之如拂柩之禮耶

如拂柩云者得之

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只論禮之當否可也何可引三臣爲重乎顏柳以爲竊禮之不中者君何學焉則其竊禮之中者君可以學之歟兩人之言俱失之矣

所論嚴正但似非有若之言

答平叔

禋是祈晴之名而祭於星辰耶祭於山川耶

通雅集 卷二十一
崇本禳祓之義非徒祈晴之名然至於與雩對稱則
雩是祈雨禳是祈晴所祭者星辰山川皆祭也左傳
子產之言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爲災於是乎禱
之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於是乎禱之斯可徵
也

與平叔

吾發程之日半日以後窘于雨雪至華陽院下日已
曛霰雹交下心極愁悒投宿煥章庵翌朝早飯徘徊
於庵前泉石良久詣書院祇謁風雪又大作巴串仙
遊洞谷且未進可謂殺風景敗意思也旣已汗漫於
俗離又欲跌宕於華陽近於貪多務得故有如此狼
狽耶然到此山宛瞻 大明日月一部春秋讀有地
矣令人聳然欲忘疾病也

答平叔

吾行俗離華陽諸勝償其宿願可謂好事而但煥章
庵中經得一場劫運還發一笑五次嘔吐三時絕粒
氣力殆欲盡而巴串仙遊洞猶以留逋爲惜必欲振
衣而往山僧僕隸有交謁更諫之意故先爲宣言曰
必見此勝處然後吾病可痊遂策杖而出自寺庵至
巴串十里自巴串至仙遊又十里往來合計則四十

里私行不許籃輿故徒步往返跂石攀磴而行比諸平地豈不十倍其功力哉還寺則日已暮矣興發而志專故勇往直前如此凡事之做得信乎其在於勇也然此事亦有可自警省處病軀枵腹若或眩倒於萬石之間則豈不危哉是心之役於物而反違慎疾之戒亦不可一味誇矜也是日適天氣清朗無風行坐於林木泉石之間而不知其寒涼此可見天借好遊也

答平叔

禁鬣一欵新從下土來聞此令甲喜而不寐一洗羅

麗之陋復行 先朝之法大哉盛矣吾 王此心推之則必唐虞三代不難矣欽聳之極繼之以顛祝也申女來叅忌祀可慰着簇頭里而來制樣甚新可喜此後或有不遵 令者家長官長之責也本邑亦坊坊曲曲嚴明知委如何鄉婦村女實有惜鬣不去之慮故耳庶母亦不可不爲簇頭里蓋本髮加首者有禁故也以阜色造着可矣吾家異於他家尤不可忽也

東軒無屏簇決不可如是過冬蓋房底雖溫煖窓壁無遮障則受外風易致生病須勿憚造作之擾買紙

覓匠造飾而設之可也如木條炙肉之事終涉太過此則寬友之言是矣君子當居敬而行簡不可居簡而行簡如何如何

答平叔

昔年外邑時歲饌雖未問他人於至親未嘗闕焉同姓則六寸異姓則四寸爲限也至吾身無六寸而有八寸八寸兄弟不可不饋而如河陽至殘之處不能爲之此固可恕然初因其力之不逮遂認以爲當然之事則非厚意也如那中雖勝於河陽亦貧邑也不滿六七人之三從兄弟猶難盡問而至於長湍老兄

望八之人豈非自別乎須以輕而易付者脯貼草斤或紙束託天姪傳納至可天姪老姪也因此有伴簡亦無妨渠又方在窮途矣穉百宗子也尤與他有異膈月祧位忌需送助時亦有伴簡甚好諸弟或不知此意而有不均之說則吾當解之矣諸父旣無在世惟長湍老兄爲尊故吾意如此耳

答平叔

禁鬣冊子宣布時甘結輔也送示故見之儷文也非公移體也然筆力適緊結構精妙其於贊揚聖德感動民心處有辭爛燁而意懇到者矣自是好文字

可喜但一髮皆病近於才談猶是少時餘習耶
守令禁闈嚴則親厚者往往不得入果是迫切之事
亦有吝嗇之嫌故論者多以洞開官門爲厚風古義
而吾意則有未盡然者常時議論以爲闈禁不可不
嚴蓋公門異於私室官府貴乎肅清故也且人心不
古或有雜客攔入做出不好之言與事則豈非可慮
者乎爲此之防而非惜饋待酬應之費也

與平叔

所得褒曰廉字固好明字乃剛明之明亦好矣然勿
以得此而自足須以管子官怠於宦成之語爲戒而

益謹不懈可也

答平叔

有一事未安者今便吏房告曰以一貼脯封送誠可
駭也官長遞歸後下吏輩或有此等人事而方於在
任時以物饋其兄是果道理乎又聞駱洞兒輩許亦
送脯云極不可矣吾則嚴辭答牌却退還發一笑也
然自官不必有責淵魚不察故也

答平叔

衙子弟科榮之初見本縣真是天荒矣張樂一節非
但過拙禮有所碍蓋以五月三月者不與宴樂之文

近齋集 卷二十一
觀之雖總服不許聽樂矣且考雜記妻有總不舉於其側尤豈不明甚乎今人之只以朞大功爲限者蓋不識禮意也如何如何到門之日畧以盃盤爲悅似不可已也

答平叔

晚炎甚酷未委啓居更何似氣分胃道之勝於昨夏實是喜消息曾聞安佚者多病勤勞者少病今亦以此之故耶今番居火題目詳看則非例題也蓋有修身治人底意似因前方伯所褒而更加一層耶然非過情之聲聞然後可無所恥反省而益勉焉可也飭

字慎字皆好矣

與平叔

蠡丈得沁州經歷臨行其孫索還朱子語類自失此冊尤爲杳杳矣尤翁云爲士者雖賣衣不可不買置語類蓋甚言其不可無也如我者無可賣之衣奈何

與平叔

任友得青山與三山爲隣隣芳之喜在邑亦然耳自家臨行暫來見我我則未能往別只誦沈隱侯詩語耳

崔慎問程子以爲若取孀婦而配身便是已失節此

近齋集 卷二十一
是中國之俗也我 國士夫無取孀婦爲妻之事而作妾者則多矣旣非配身則無害於義乎尤庵先生曰雖非配身而家畜失節之女與之相親豈安於心乎不如不畜之爲愈也先生此論儘爲嚴正明快今而後始可解惑矣向來吾輩與李善長所見皆未及此爲士者不可不多見文字也

與平叔

李烈婦事呈單見之其從夫死之節誠可嘉尙若以責備之義言之出門投江不如死於閨房之內而或其事勢引刀飲藥有守婢不得爲至於多日斷食爲

遲久故欲死之意急而不出於此耶其投江水雖與曹娥之沉江竇女之投崖所處不同而其捨生之意則烈矣從夫死者之投江適未聞古亦有之而只觀其大節何必以死所爲疑哉古人云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慷慨固不如從容而慷慨殺身者未嘗不入於表章之中矣深夜出門自投江水果非從容而慷慨則有餘矣白馬江近其居一里許則李氏視之若門內之一井矣又何必以持身不嚴論之哉且雖以死所之未必正當爲疑古聖人有功疑惟重之法今於此事不惜旌褒之典恐亦爲是如何如何

答平叔

鍊戎之會書生為太守則例如此軍政即七事之一射儀是六藝之一無非分內而自已之愧傍觀之笑皆過矣有三絕寄去見之也成兄之稱譽吾弟雖或有過處因此不虞之譽益篤自勉之意則好矣但恐輔輩將不能如此可歎

與平叔

龍仁書式公私有輕重城化之義公也親查之情私也先公後私之道雖親查間亦不可不稱城主如何如何城主之稱由我先山在其治內則比 朝廷體

例固屬私而城主之為城主實以 王官故也視姻戚情誼當為公故此所以有公私之說也親查於國法有相避則固亦重矣而猶未若城化之分為嚴重也非但於書札稱民對面時言語立恭入見時亦當不由正門未知如何

答平叔

所示齊家與治心一般欲以優游涵泳為主悟得儘妙恩義二字不可先立得云者意思亦好有心之病當省察而藥之君言助我多矣古諺所謂不癡不聾不為家翁之說終近於老子之學而非大中至正之

道也然此語善用之則爲益寬容可以御衆也不善
用則有弊闇弱適足成亂也雖不苛察而爲明何可
全無所照管乎蓋家間事有當癡聾處亦有不當癡
聾處此則窮理然後可以知之矣若使癡聾之意偏
重則子孫之過惡其將曰在家不知乎恐無是理未
知如何

所示爲宰後念不及他者殊可怪訝古之居大官受
重任專意國事者固不以女色爲娛如岳武穆之不
受名姝韓魏公之謝遣女樂是也以一邑之小臥而
治之無難而乃汨汨乎其中至今精盛思室之人心

索莫消沮者不已過乎若果留心於學問以色念爲
沒緊要底事如朱夫子所訓則可也不然而只以埋
頭於朱墨斷情於衽席則恐亦近於絕物其視蠱惑
而廢務者固遠矣亦非中正之道也况其無心非真
無心將於身閑之日意念闖然復發則反不如此時
早爲之所也如何如何

與平叔

三山齋金贊善兄答書爲覽送去此文之筆本來穠
妍而今却少精華可想其衰矣實有君子盡老之歎
耳書中所稱金士達卽濯谷字也見許於宿儒如此

自官禮待不宜久而或衰也

蠡丈以茅洲集跋文及原集刪改處商量事爲見我與成兄再番來臨其神觀精力益康健可喜此丈因言安義新定繼後而有以吾家爲其外家之意議問於我而且引他家例然慎齋答或人之問曰前後妻必有養已者當以養已者之父爲外祖也養已者卽所後父之後妻也後妻入門後之繼子烏得爲前妻之子乎尤庵答或人之問亦曰前後妻皆歿後出繼子當爲前妻之子旣曰皆歿則後妻未歿時立後者當爲後妻之子可知也二先生說如此則他說何可

容乎吾則從前每認以如此而某丈之意有違於先賢所論吾誠難以參涉於其間也不然則吾妹無子而有子於吾輩之心豈不多幸而禮律所在不可以私情而易之也奈何

與平叔

邦慶天佑也神隲也莫非 聖德攸致臣民顒視之餘曷勝歡忭慶兒馳來傳言使我聞之不覺起立欲舞張橫渠之喜而不寐真先獲也定號 元子國本已定八域含生之倫孰不踊躍 慈宮生辰貽悅尤多可謂事不偶然矣且伏聞 解婉極順無憂公私

俱甚欣幸卽此溽暑直况萬安日夕問 候產室宜不知其身之勞悴也凡事必益謹慎爲之至可至可

與平叔

元子宮降生已滿七日寢床嗶嗶 天顏有喜告賀赦賞次第畢舉鰲抃雀躍衆情可見是何等盛際也君之所被 恩渥至厚資超累階職非常調闔門感祝之餘還切兢惶也

與平叔

聞慶兒之中司馬喜可知也今科異於他科渠之得叅豈不奇哉且其年紀適符於吾先君子題塔之歲

亦以此爲嘉悅耳霜氣日清卽問直中啓居何似既有科慶或可乘暇出來否雖云小成兄弟連年得之不圖衰門之有此事也

答平叔

六十光陰真是轉頭之頃凡庸人之耆齡未能耳順而徒爲杖於鄉只覺自愧也殘年飽飯頤養以過得與舊時穉弟皓首湛樂送此桑榆之景則於分足矣所祝願者此耳

答平叔

離家三日每念安否未能弛心自金谷回程先尋望

近齋集 卷二十一
月寺距書院爲十里許入院拜靜尤兩先生位版
以伸山仰之思近京三十里地今始一遊亦奇事也
丹楓萬木可當三萬樹桃花農翁詩白石清泉左右
迴真是摸寫此境蓋不可不一遊者也病雖不止而
曾次則稍得開豁矣

與平叔

秋氣已生未委令直况佳勝否馳戀靡釋 元子年
過衣尺溫文有譽臣民之所顒望惟在 睿學之日
進未知比來課程何如小學會史二書誦習不輟否
伏聞 知思不凡疑問出常賤臣竊深喜悅然勸讀

之際不但陳說文義而已必先正其趨向使知聖賢
之必可學仁義之必可行君子之必可親小人之必
不可近治世之可法亂世之可懲朝夕左右惟以爲
善之說盈於耳充於心則根本立矣帝王之學異於
匹庶尤不可以文詞爲貴也宮僚未設師傅未立之
前其輔導之責專在於令令以外戚之親而兼師長
之任尤當殫誠而盡分其能隨事納誨見過進戒不
以昵比之私而或少正色之諫否然亦當優游浸漬
從容易入無或急迫以致扞格之患如何如何 儲
君之所當行備於戴記文王世子一篇訓幼之方載

於朱子童蒙須知一書皆可受而用之也節其嗜欲則太公之鮑魚不登俎是也不使見惡行則賈誼之欲逐去邪人是也至於常視毋誑最是蒙養之要道通上下貴賤而皆然於孟母啖猪肉之事可見矣自餘不具

答平叔

猥被 宮銜之選不勝愧悚去就一節若是可東可西之間則容有商量而至於此職豈有一分可出之勢雖欲怵畏義分黽勉從仕其如已成癘病不敢出門外一步地何哉自下先上書恐甚未安欲避粹然

之嫌而何可爲不當爲之事乎要之此事必將至於被罪而後已實不知措躬之所也然令與輔輩勿以他說話來攪我也

與平叔

賤臣去就之節百爾思量無一線路幹旋處將陷於罪戾而已縮伏多日尙未聞有 處分惶蹙去益靡措控籲旣無路則惟當呈旬於吏曹而未諳格例吳吏招問爲宜耶何官不係於吏曹乎雖呈旬決無啓遞之理而在我之道固不當一向泯默矣以 啓下日爲除拜日而計之至於三十日則亦當過限而

見解耶是未可知也今夕講廳下人持來軍銜官教及祿牌見之尤使人愧悶雖云與桂坊一例時相筵奏中語學行二字題目豈可冒當者耶然此則不暇言惟癘病無以動身亦奈何哉

答平叔

伏聞 上教至嚴驚惶震越罔知攸措也區區所執本以情勢之異於他人有必辭薦職之愚見矣到此地頭誠有不暇顧者然癘殘危喘雖幸貞而不死直是去爲鬼不遠耳其痰飲而嘔吐也咳嗽而喘急也泄痢而虛脫也眩暈而不時昏倒也諸般證形皆有

朝暮之憂何以扶舁出入於 禁門乎官職去就之節其可不可亦必無疾病而後可議也病勢苟不如是之甚則 聖明之指導若慈父之詔迷子何爲而頑然不知變乎縮伏俟勘者已數月以是心焉不寧罪中增罪病上添病矣今承有 處分之教鈇鉞之誅固所甘心吾雖不言令豈不知耶惶悶之極第此云云耳

答平叔

吾何嘗以令爲堅執耶不得已而然也此非有一毫死中求生之計蓋欲明本心伸大義耳

與平叔

俄者慶至詳聞昨日事本心得以暴白則吾可免匹夫溝瀆之行矣若使尊聖人攘夷狄之大義由已而粗伸則雖滅死萬萬無恨吾豈爲自取一節之名蓋欲仰體向來 下賜新刊麟經之 聖意耳

答平叔

秋雨初捲涼月窺牕明將送兒金谷正惹感緒此際忽得令書以諦比來直候清安良慰良慰今番上下酬酢說話奉悉惶悚之忱去益靡措初承許遞之教奉之若四時恭俟旣久迄無 處分衷情不勝抑

鬱今聞反有痕跡之 溫諭是 聖意之再思慮也痕跡之有無愚臣固不敢知而虛縻則公私俱妨何敢自以爲好乎自此出場尤似無期私義轉甚不安未知所以自處也然惟當一聽於天而已

與從子宗輔

近日能乘隙看書否人雖從宦奔走苟有耽嗜文字之心豈全無暇隙乎先輩於公退之暇手一卷坐兀然也汝則在家時只得閒遊不念古人當惜分陰之戒寧不可恨汝於文學實有可爲之才分而拋棄如此此所以令我悵然者也雖不應舉讀書豈無用處

近齋集 卷二十一
乎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見識淺陋則無以
進德矣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汝於他日當思吾言也
答宗輔
出主告辭當以亡室書之人或以此爲不安而實則
無可嫌蓋主祀者爲主雖攝行當仍用主祀人之屬
稱至行祭祝有使字始說其替行之由前後相應何
必爲疑

與宗輔

明日事關心凡具已整頓耶昨場所聞果如何汝與
他人有別尤宜十分謹慎古人云千萬人中常知有
我決不可隨衆苟且也身名爲重得失爲輕入場後
如或有甚難便之端則雖勿呈券可也須深量此箇
道理毋忘小心二字符至可至可汝宜不待戒飭而
猶復言之如此者父兄之過慮也汝其念之

與宗輔

天佑 宗祊 聖嗣誕降環東土數千里莫不蹈舞
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基於此曷勝懼忭且伏聞 解
婉極其平順公私俱甚欣幸未委此時汝庭起居與
汝之直况俱萬安否懸念無已爲 邦慶作此喜語
餘萬都留相面

答宗輔

日雖清溫皓雪滿山寒氣逼人閉戶愁坐際此得書
稍慰戀思一曆出自 尺衣手中擎受之餘奇喜何
勝謹當藏之以爲寶玩因以萬歲莫莢仰祝南山耳

答從子宗慶

舊牘新元兩書皆見之侍彩餞迎之萬吉喜可知也
吾逢新百感交集惟是上元佳節汝父入城作兩夜
團會是稍慰懷往來太匆忙別後風寒如此念其行
事爲之愁慮何日果入稅官次否汝之前冬所看讀
者何書而爲幾卷無所示可鬱吾心所期望於汝輩

者惟工夫專進而一向泄泄甚不快意新春以來須
思大奮勵之道至可至可不具

與子宗輿

點孫能善使喚否近日其腹必未充衣亦畏霜可念
雖家奴淵明尙有彼亦人子之語况非奴者乎須善
御之亦勿詬詈至可此爲動忍之一道也吾面瘡雖
如此楓衰可惜數日間欲遊俗離而但恐山僧初見
怪我顏色也羞且愁耳

與宗輿

霜氣日清汝之調况何似眠能無失食能無梗頻泄

之證亦差否攝理之暇或能看字耶多看則害氣少
看則有益量力爲之而毋至以病而全拋學業可也
吾面瘡紅暈照鏡可愁此病之至霜節不祛支離支
離與汝季父連夜燈前從容而見其鬚髮多白吏役
之催老可知也爲之憐歎飯出官厨肉味滿盤而數
日喫之已覺可厭還思藜藿時誦退陶翁福薄之說
而發一呵也

答宗輿

吾十八日入俗離正值霜楓爛紅層峰疊嶂如畫圖
中天氣清朗雲物明媚茲遊卽數十年來最愜意處

殊自喜也徜徉三日而返其間選勝亦多如福泉東
臺中獅庵法住寺水晶峰文莊臺之屬靡不歷覽而
但如讀書者貪多務得涉獵泛濫不能細看一處是
爲可欠而亦可反隅於玩索工夫故聊及之耳十月
初一二間欲自此回程歷華陽觀九曲而去餘興蓋
未已也

近齋集卷之二十

